

少年文庫

小周也要英雄

白刃著 光華書店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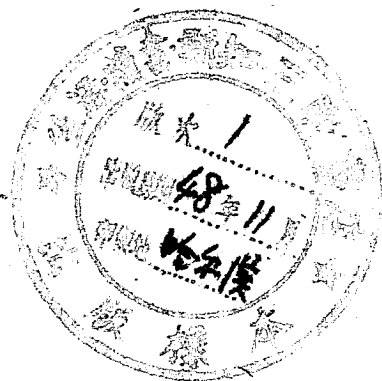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北京

總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京

小周也要英雄

白 刃

~~25480~~



版次 29109

光華書店發行

一、人小心不小



小周的大號叫周元順。看他長的那個樣子，誰也不相信他有十九歲了。他長的什麼樣子呢？矮矮的個子，瘦瘦的身材，黃黃的臉色，尖尖的下巴，翹翹鼻子，一閃一閃的一對大黑眼。

頭一次見了小周的人，馬上就會注意到他臉上那對大眼睛。注意到他瞪着大眼睛看人的神氣。

受苦吃虧多的人，常常是存着防備的心情。從小周的黑眼珠裡，却能看出他的機警與大膽。

「別看小周個小，他的心可不小！」這是別人對他的議論。小周不僅膽子大，心眼多，也能出典子。

屯裡沒有人不知道：小周十四歲那年，胡八爺的兒子三少爺，叫小周領他去游水。小周知道三少爺不會游水，把他領到河當央，一撒手，把三少爺淹了個半死，喝了一大肚子水。回來以後，三少爺害了一場病，小周挨了一大頓打。

個子長不大，不能怪小周不長，也不能怪他爹媽，應該怪胡八那個大財迷。小周八歲就給胡八放豬，一口氣當了六年豬倌，又當了兩年多半拉子。

胡八這個大財迷，從來不叫抗活的吃個飽。除非是農忙的時候，他的飯裡才吃不到沙粒子。

莊稼正結穗的時候，忽然碰到鬧天旱，糧食能豐嗎收？

小周從小就出苦力，過早的勞動，吃不飽穿不暖，挨罵挨打，個子能長好嗎？

光看外表也還不成，做起莊稼活來，小周跟大人一個樣。上年分給他家的五垧地，他一個人起早貪黑的，把地侍弄的好好的。

平時，小周一沒有事，常常想這個想那個。今天，小周的心事特別重。從離開會場以後，他一路走一路尋思：

——孫平榮從小和我一塊當豬倌，除了比我大一歲，個子比我高，那一點也不比我強。上年去參軍，還不到一年，就當了戰鬪英雄。

——今天的會開的多熱鬧呀！整個屯子，像一鍋開水，熱騰騰的。又打鑼鼓又扭秧歌，有說有笑的。區長還對大家講話，說咱這個區出了個孫平榮，當了戰鬪英雄，給全區爭了光榮。

——吹鼓手「嗚呀嗚呀」的，送着部隊寄來的報喜的紅貼子，鑲在玻璃框子裡；區上送的紅底金字的光榮匾；一口活的大肥豬，兩袋子白洋麵……一大群人，送到老孫家裡。

——孫老太太胸前掛着大紅花，笑的嘴都合不攏。

——孫平榮，和我一塊當豬倌的，當了戰鬪英雄，真光榮呀！

——我要是上年也參軍，說不定也當了英雄了。上年媽說我個子小，不讓

去，今年不長一歲了嗎？今年非去不成。

小周尋思尋思，心裡慢慢的樂起來了，他想回去和媽媽好好合計合計。

小周踏進新搬進來的大院套，很自然的先看槽頭上，那匹分來的大青馬，正嚼着乾草。他走過去，拿起料叉子，在槽裡拌了拌，用手拍拍馬頸說：「地種完了，好好吃飽歇歇，過兩天，送我上區上參軍去。」

大青馬仰起頭來，嗅嗅小周的手。像聽懂話似的點點頭，然後才低下去吃草。走進房門，媽媽正在鍋台邊燒火。

「媽呵，爲啥不開完會就回家？」小周天真的問。

「天黑啦，媽不先回家，誰做飯給你吃呵？」媽媽一面回答，一面燒她的火。

「媽呵，今天會開的好不好？」

「咋不好？媽頭一回見到這樣熱鬧。」

「媽呵，你說孫老太太光榮不光榮？」

「傻孩子，咋不光榮？掛着大紅花，和區長坐在一塊，大伙兒還歡迎她講話！」

「要是媽也掛上大紅花，和區長坐在一塊，媽你說光榮不光榮？」

「媽那有

這個福氣

呵！」

「媽你又

封建腦瓜了，

什麼福氣？還

不是孫大哥參

軍當英雄當

的。」小周停

了一下，又認

真的說下去：

「媽呵！明日

我上農會報名

參軍去。」



你說啥？你想參軍？長的還沒有蘿蔔大，參甚麼軍？

「你說啥？」起先媽媽以爲兒子在和她閒嘮嗑，因爲平時小周就常常和她這樣嘮嗑，沒想小周問她的話都有意思。於是她把手裡一把草塞進灶坑；抬起頭來問道：「你說啥？你想參軍？長的還沒有蘿蔔大，參什麼軍？」

「上年媽說我小，不讓我參加。過了一年，媽還說我小。」小周埋怨的說。

「參加八路是件好事，不是媽不讓去，媽就你這個兒，媽就靠着，你走了，地咋整？」

「媽你好糊塗，人家孫老太太，也只有一個兒。你沒見孫大哥去參加，她家的地種的比誰都早，上年打的糧比誰家都多，媽沒見農會給送糞種地嗎？」

「元順，媽高低不叫你去參加。」媽媽說不過兒子，只好這樣說。

「好，不叫參加，大家都不參加，大老蔣不打倒，小老蔣還要翻把。分的地、房子、東西、牲口，……都得倒回去。沒有共產黨八路軍，像咱這樣人家，一輩子住得上這樣大院套？」小周瞪着大黑眼，小嘴氣鼓鼓的。

媽媽聽了兒子一套大道理，曉得自己沒有理，便改變口氣的說：「要參加，

過二年個子長大了，再去也不晚呵！」

「過二年，蔣介石都打光了，我還當得上戰鬥英雄？」小周無意中，說出自己的心事。

「哦，鬧了半天，原來想當英雄呢。」媽媽看見飯好了，有意不談這事，便道：「元順，該吃飯了，你肚子餓了吧！」

小周只覺得一肚子不痛快，一點也不覺得餓。他坐在小凳子上，瞪着大黑眼鼓着小嘴不吱聲。

「咋整的？跟你媽生氣？媽爲你好——快吃飯吧！」

小周還是鼓着小嘴，瞪着大黑眼，好像沒有聽見似的。

媽媽走過來拉他，用着又疼又氣的口氣責備道：「你甞了嗎？這樣大了，還要媽哄你呵？」

「這樣大了，爲啥還不叫去參軍？」小周又抓着道理了。

「又是參軍參軍的，吃了飯再說。」

「不叫參軍，就是不吃！」

「好，不吃拉倒，看你是鐵打的，能不吃幾頓？」

小周還是坐在小凳子上，眼珠瞪的大大的，小嘴氣的鼓鼓的。

媽媽獨自一個人，端起飯來，無精打采的吃。

下晚，娘兒倆睡在一個炕上：各有各的心事，誰也沒理誰。

小周想——媽的腦瓜真頑固，不讓去，我也得去，明天一早，我就上農會報名。……

媽媽想——參加八路是件好事，家裡又光榮又優待。地也有代耕隊給種，種的比自己種的都強。……兒子個子小，到前方打仗怕吃不消。……孩子他爸死後，一把屎一把尿，一把汗珠一把眼淚，好容易拉巴大了。受了十幾年的苦，實在捨不得他離開。……唉，兒子的脾氣挺僵，說啥就是啥，他硬要去，也拉不住他，這年頭，反正是兒大不由媽。……參加八路打老蔣，保護翻身，保護土地，

又光榮又優待，讓他去吧！……………

天矇矓亮，媽媽就起來，摸索了一會，就燒火熱飯。她知道：兒子肚子早餓了。

熱好飯，她走到炕沿，拉着小周道：「還睡，日頭出的那樣高了。」

「地種妥了，沒有事，不睡覺做啥？」小周懶懶的說，翻了個身，又睡下了。

「起來吃飯。」

「不吃！」

「不吃不餓呵？」

「不叫參加，就是餓了也不吃！」

「起來吃吧，媽讓你去參加……………」

媽媽話還沒說完，小周一下就跳起來：

「媽不騙我？」

「媽不騙你。」

小周使勁的吃了四大碗飯，他肚子早就餓的很厲害。

吃完飯。小周向農會辦公的地方走去，他高興地。一邊走一邊哼着：「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

二、堅決上前方

今天，小周打扮的多漂亮呀！穿着藍斜紋布的新衣，戴着黑呢子鴨舌帽，踏着黑的新布鞋。衣服和帽子，是分的地主胡八家的。鞋子却是媽媽一針一針給他做成的。

婦女會和農會送他的鞋子和別的東西，小周打在一個包袱裡。

小周今天確是很神氣，一對大眼睛，像電燈似的，閃着快樂的光。他騎着大青馬，胸前掛着大紅花，肩上斜披着紅綾帶。

人！

「急啥？等區裡來信叫走再走。」農會主任總是慢吞吞的回答。



他騎着大青馬，胸前掛着大紅花，肩上斜披紅綬帶。

從報名那天算起，已經是足十來天了。這個月來，可把小周急壞了，他天天上農會去打聽：「咋整的？還不走？」或者說：「爲啥不走？真急死

從報名那

今天，他多樂呵，和屯裡八個參軍的一塊到區上去。大青馬戴着這位想當英雄的小主人，也高興地抬起馬腿，「得得」的離開歡送會，向屯外走去。

口號聲停止了，鑼鼓不響了，秧歌不扭了，歡送的人回去了。

農會主任和屯長也騎着馬，走在前頭帶路，不過他們沒有披紅戴花。

小周的媽媽和新參軍的家屬走在後面。她也高興地騎着毛驢子，胸前掛着一朵大紅花。今天她真興奮，好像兒子去考狀元。她想將來有一天，兒子打完了蔣介石，當了戰鬪英雄回來，一定比中狀元還熱鬧，那時她該怎樣樂呵！

大地上的青苗，下過一場雨後，已經長出來了，田野裡變成一片綠色。夏風暖洋洋的，吹在參軍好漢的身上，紅綾帶在空中飛舞。

換了新主人的土地，也像翻身農民一樣的快乐。地上長着整齊的青苗，農民們第一次在這塊土地上，上了這樣多的糞。

小周無心留意這些，他一路上光在想：趕快到部隊上，穿上新軍裝，繫上黃皮帶，肩上抗着槍。「一二一，一二一」的走着步子，多有意思呀……………打起

仗來，一定要勇敢……一定要當英雄……

到區上了。許多人擠滿了區政府的大門口。今天各屯子參軍的，都到區上來集合。小周這個屯離區上近，他們是第二批到的。

區長和農會主任走出大門。區長笑着臉，和參軍的一個一個的握着手。農會主任告訴他新戰士的名子。

區長走到小周跟前，躬着腰和小周握手。小周看見區長臉上沒有笑，還皺着眉頭對農會主任說：

「這樣小也送來？怕縣裡要送回來。」

「他是屯上最積極的，已經十九歲了。」農會主任說。

「十九歲？」區長打量一下小周，不大相信。

「十九歲。他高低要參加。」

小周聽了他們的對話，身上冷了半截，後來見區長向他笑了笑點點頭，才放

心。

從區到縣，不是騎馬，而是坐汽車。

小周頭一次到過這樣大的地方。縣城的一切，對他都是新奇的，他心裡很高興。

第二天，不高興的事情來了。縣政府一個什麼科長，到新戰士招待所來，和新戰士談話。

輪到和小周談話，他問：

「小孩子，多大歲數了？」

「十九。」小周答。

「十九？我看頂多十六歲！」

「十九歲就是十九歲，誰還騙你呀！」

「你爲什麼要參軍？」

「爲着打蔣介石呵！」

「你長的還沒有步槍高，怎麼能打仗？」

.....

那個科長講了一大套，硬說小周不合格，到前方給部隊添麻煩，要把小周送回家。

小周怎麼說也不成，哭了也不成。

小周急的乾瞪眼，一對黑眼珠越瞪越大。

「咋整的？咋辦呵？」又着急又生氣。

後來他尋思：「現在不是講民主嗎？我見縣長去。」

在縣長辦公室裡。

「……………我從小給地主放豬，吃不飽穿不暖，挨打挨罵。八路軍來了，分給土地房子和牲口，俺們才翻了身……………不打倒大老蔣，分的東西和土地……………都保不住，我堅決要求參軍上前方。」小周坐在軟軟的沙發上，跟縣長講起大道理來。

「不是不讓你去，你的個子太小了，怕送到前方又得送回來，……你還是好在家種地，前方打仗爲了打老蔣，後方生產支援前線也是打老蔣。……要參軍，過二年，等個子長大了，再參加也不晚。」縣長很耐心的想說服他。

「過二年，老蔣打倒了，還參什麼加？還當……」小周還想說：「還當的上戰鬪英雄嗎？」可是沒有說出口就吞回去。

這句話倒把縣長一下給問住。縣長腦子轉了個圈，笑笑的說：「就是老蔣打倒了，八路軍還得要呵！」

「縣長，求求你，讓我上前方去。」

「上前方是好事，我怎能不讓你去，實在你個子太小了，不合格。」

「縣長，咱窮人從小就受苦，那能像財主的少爺養的那樣好？……別看我個子小，挑一擔百來斤的水，我能跑着步走，縣長要不信，我試試給你看……」話未說完，電話鈴鐺鐺的響起來了，縣長走過去聽電話。

小周想起自己，要不是受財主的壓迫，十九歲了，也該長高了，……也不會

不讓參加……想了想，小周傷心的哭起來。

縣長聽完電話，見小周在擦着眼淚，自己也很受感動，他想：這孩子一定要上前方，就讓他去吧。但他立刻又想到：一個軍人，一年的供給吃穿就是百把萬。這樣的小孩送去，上面怕要批評他不負責任。但他又不願讓這孩子太難過，於是他對小周說：

「一定要參加，就留在縣大隊裡吧！」

留在後方，咋能當上英雄？不成，小周想了想說：

「縣長，我要打老蔣，還是讓我上前方吧！我不願留在後方。」

縣長正想說服他，突然電話鈴又響了。縣長打完電話，想了一會說：

「好吧，到前方可要好好學本事，好好立功，將來當個戰鬪英雄。」

這話正說在小周心裡，小周高興的站起來，擦乾眼淚說：「我一定好好學習，好好立功，當個戰鬪英雄，給咱這個縣爭光榮！」

縣長拍拍小周的肩膀，又和小周握握手，把小周送出辦公室。

三、一枝老套筒

小周堅決的意志，終於達到目的到了前方，下了戰鬪連隊。

到了前方，也經過一番麻煩，部隊爲他個子小，也想不要他。

小周堅決的說：「槍斃我也不回去！」

過了最後這一關，小周到了獨立師二團九連。

九連大部份的戰士，是地方武裝合編來的，編到獨立師三個月，只打了幾次小仗。自然繳獲也不多。

小周在九班當戰士。班長發給他一枝套筒槍，一把刺刀，一袋子彈。

頭一次拿到槍，小周心裡高興的了不得。班長教他怎樣使用，怎樣拆卸，怎樣裝上。

槍好像他的命，小周是那樣的愛它。一有空，他就擦起來，把個老套筒，擦的亮晃晃的。甚至連準星，也給擦亮了。

班長發覺了，跑到小周身邊說：

「小周，準星擦不得，擦亮了不好瞄準。」

「爲什麼？」小周問。

「瞄準的時候，一定要使表尺的缺口，準星和目標，三點在一個線上，子彈打出去才能命中。現在把準星擦亮了，瞄起來，準星就反光，這樣就不好瞄準。」班長拿着槍，比弄給小周看。

明白了道理以後，小周懊悔了。他偷偷的弄一點鍋底灰，往準星上塗。鍋底灰塗上又掉了，惹的同志們哈哈大笑。

幾天後，小周發覺自個的槍，和班上同志們的槍都不一樣。慢慢的，小周發覺自己的槍，和全連同志們的槍也不一樣。

別的人槍，
只有一個槍
筒。小周的
槍，槍筒比誰
的都粗，裡面
一個筒，外面
又套上一個
筒。

「所以你
的槍，才叫老
套筒呀！」

平時喜歡說俏皮話的老于，當小周問起槍筒的事，老于這樣的回

答。



三「所以你的槍才叫老套筒呀！」

老子名叫于文海，是「八一五」以後參加的，他是一個滑稽的人物，平時喜歡「出洋相」，班裡同志送他一個外號叫「洋相鬼」。

老子繼續向小周講了一套關於這枝老套筒的歷史：

「套筒槍爲什麼要加個老字呢，說起來話長……」

「別小看這枝老套筒，全連的槍，只有你這枝槍是德國造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它還不能加個老字，那時候，它還是頂刮刮的武器呢！可是到現在，它至少有五十歲了，你說他資格老不老？」

「上一次打中央胡子，一個傢伙就拿着這棵槍，躲在一間屋裡。我追過去，那傢伙就『碰嗤』，『碰嗤』的打過來兩槍，我這條小命，差一點叫這老套筒給買啦！」

「後來，那傢伙叫我抓住了。這棵老套筒，也成我的勝利品了。本來這棵槍，連部要往上交，正好炊事班那個老頭想要一棵槍，連長就給他。這次你來了，也就讓給你。你拿這棵槍，還該感謝我哩！……」

有的同志和小周開起玩笑，便叫小周「老套筒」。

「老套筒，餓腦袋（開飯）了！」

「老套筒，上課了！」

「老套筒，放哨了！」

「老套筒，……………」

小周開始聽了，不覺的什麼；後來聽了，好不高興。

班長知道了，開會批評了這些同志。不許再叫他「老套筒」。

這時候，隊伍正在練兵。早晨三十分鐘的步跑完了，一班一班的分開，前進後退的練習刺殺動作。

刺起槍來，數這老套筒省勁。它比旁的槍都輕。小周個子小，用起來正合適。

小周記住縣長的話：「好好學本事，將來當個戰鬪英雄。」他積極的學習軍事政治和文化。他學會瞄三角，刺槍，打手榴彈，爬障礙，翻槓子……等要領。

學會立正，稍息，各種轉法，跪下，臥倒……等基本動作。懂的衛兵守則，懂的許多大道理。還學會了四五十個生字。

在靶場上。小周心裡卜通卜通的跳。今天他要第一次打槍。他想自己要當英雄，這次靶一定要打好。

但他心裡沒有把握，因為這是他第一次打槍。

全班的同志都打過了，最好是班長，他三槍打了三十環。其次是老于，三槍打了二十八環。最差的同志也打了八環。

小周個子小，站隊站在最末一個。最後才輪到他打靶。

小周爬在臥射工事裡，槍口對着一百米達的靶子。靶子上畫着一環黑一環白，當央一個大紅心。

瞄好準，右手食指靠着扳機，小周的心像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跳的厲害。「碰啞」一聲，一顆子彈飛出去了。

靶子跟前出來一個同志，用兩面小旗打着旗語。

「坐飛機了！」老于說。

「碰啵！」第二槍響了。

「開小差了！」老于望着旗語說。

「碰啵！」第三槍打出去了。

「吃燒餅了！」老于又說。

小周打了三槍，兩槍脫靶，只有一槍中靶不中環。

回到班裡，把槍扔在一邊，爬在炕上，小周嗚嗚地哭起來。

班長過來安慰他。他對班長說：

「班長，我不要再這棵老套筒了！你給我幾棵手榴彈，打起仗來，我就用手榴彈。」

「小周，套筒槍雖然不大好，打起仗來也管用。抗戰時，我們在山東打鬼子，好多同志還使着『土壓五』『單打一』，打了一槍就拉不開門，好一點的是

『漢陽造』，也不如這德國套筒好哩，可是日本鬼子一樣打倒！」班長想了很多話，來安慰小周。

「好，好！打了三槍，一環也沒打上！」小周埋怨的說。

「小周，這是你頭一次打靶的關係。我頭一次打靶，三槍只打了兩環。你這槍的槍口還不算很老，換一位有經驗的同志打，一定不會脫靶。你沒有把握住射擊的要領：第一，你打槍的時候，我見你的大眼，總是一閉一閉；第二，你沒有握緊槍身，子彈打出去的時候，槍口動了。第三，你的右肩窩沒有靠緊槍托，槍響的時候，後挫力太大，影響準確；第四，你右手握把的時候，沒有用勁；第五，扣扳機的時候，你停止呼吸沒有？」

「沒有。」小周想到扣扳機時，心正跳的厲害。

「那就不能怪你的槍了。……可是你也不要灰心，下一次打靶，你接受這次的經驗，準能打好。你會游水嗎？」班長突然轉題的問。

「會。」小周想：問這幹啥？

「是你自己學會的，還是別人跟你一說要領就會的？」

「當然是自己學會的。」

「那就好了。射擊和游水一樣，必須自己經驗。這次失敗了，只要你不灰心，記住要領，加上這次經驗，保險你下次能打好。」

「高低我不要這棵老套筒，人家三八式打起來，『叭咕叭咕』的，多好听，我這老套筒打起來，『碰嗤碰嗤』的，連聲音也不好聽。我看上級故意給我這棵壞槍，我不要。」

「那能呵？不會的！」

「不會，你看別的同鄉：三八式、九九式、美國造、捷克式，挺壞的也是中正式（仿捷克式造的），偏給我這樣老套筒……」

班長又耐心的向小周解釋：「這枝槍是咱九班老子打胡子繳的，只好歸九班。因為你新來，個子又小，所以給你這棵最輕的，下一次打仗，一定給你換棵好槍。」

禮拜日，全連進行清潔衛生，洗衣服的洗衣服，打掃的打掃，擦槍的擦槍。小周對他那棵老套筒，已經不大感興趣了。他光想搞一棵三八式的黑大蓋。三八式打起來，那清脆的「叭——咕」聲，聽起來都舒服呵！

從打靶以後，他開始感到英雄已經不是那樣容易當。打了三槍，吃個大雞蛋，還能當英雄？

班長說過：不要灰心，學好本領，只要有決心，鐵塊還能磨成針呢！英雄還是能當上。

這天，他和其他同志，一塊在擦槍，老套筒被他拆開，一件一件的擦着。

老子先擦好槍，跑到小周身邊。看了看小周的零件，「洋相鬼」又想出「洋相」了，他有意開玩笑的說：

「小周，你丟了一個零件。」

「什麼零件？」小周看看零件，一件也不少。

「你槍上的來復綫丟了！」老子鄭重其事的說。

「小周不知道那個零件叫『來復綫』。真的到處找起來，從炕上到炕下，沒有找着。」

「哈哈……」全班的同志都哈哈的笑起來，只有班長沒有笑。

班長板着臉孔走過來，嚴格的對老子說：「老子，你這是幹什麼？」又轉向小周說：

「小周，老子和你鬧着玩，來復綫不會丟的，槍筒裡那一道一道的，螺旋形的小溝，就叫來復綫。子彈頭出槍口，能够旋轉前進，就靠這來復綫。」

班長讓小周，用一隻眼，看着槍筒裡的來復綫。

小周知道上當了，鼓起小嘴巴心裡不高興，把槍扔在一邊，倒在炕上睡覺。

老子知道自己錯了，便自動的幫小周擦好槍，裝好槍。

晚上，開了一個班務會。老子做了個自我檢討。同志們嚴格批評了老子，說他不應該要小周的「土包子」，不應該出小周的「洋相」，應該幫助他。

從此，小周對老套筒，更不感興趣了。他光想着打仗，搞一棵三八式，他聽說蔣匪很少三八式。他便想搞一棵衝鋒槍。他和副班長說好，繳了衝鋒槍，和副班長換三八式。

小周成天摸副班長的三八式，成天想搞一棵三八式。有次做夢，夢見打仗繳了一棵三八式。

四、第一次上火線

沒有月亮的下晚，天上只有幾顆稀疏的星星。

熱風迎面吹來。隊伍靜肅的向南挺進。

戰鬪動員之後，小周今天的心情，說不上是個啥滋味。

像要出嫁的大姑娘，心裡又喜歡又有點害怕。頭一次上火線的人，大概都會體會到這種滋味。

這一個月的練兵，班長說小周的進步很快。各方面都有成績：投彈三十四米遠，刺殺姿勢好，又有勁。特別是射擊，還是那棵老套筒，這次三槍打了二十四環。頭一槍打了七環，第二槍打了八環，第三槍打了九環。

團部的參謀說：「這種射擊的成績是很好，一槍比一槍準確。」

小周一路走一路想：今下晚一定要換棵好槍——繳棵衝鋒槍，和副班長換三八式，再也不要這老套筒了。

第一次上火線，小周是有些膽怯。但他不斷地告訴自己：打仗要勇敢，動作要猛，可不要害怕，害怕還能當上英雄嗎？

他和老子，還有另外一個戰士，三個人是一個戰鬪小組，老子是小組長。

班長小心的告訴老子：要好好指導小周，他第一次上火線，還沒有戰鬪經驗。

隊伍進到敵據點附近，便迅速展開，把蔣匪的據點包圍起來。

小周這個連，爬在一個窪地裡。他們這個營，今晚上的任務是作為預備隊。

小周爬在老子身邊，心跳的非常厲害。小周也莫明其妙，他的心為啥這樣「卜通通」的跳。他幾次想控制它，使它靜下來，但他的心並不聽他指揮，還是那樣「卜通通」的亂跳。

小周長到這樣大，頭一次碰到這樣緊張，這樣不自然的心情。

「吱鳴——」敵人第一顆子彈，划過天空，打破戰前緊張沉悶的空氣。

當子彈從小周上空飛過的時候，小周全身打了一個哆嗦。

老子發覺了。他對小周說：「不要害怕，子彈比槍聲飛得快，當你聽見槍聲的時候，子彈早飛的老遠了。」

老子又告訴小周：「吱鳴——」的聲音，是子彈離我們很遠，不要緊。要是「撲嗤！」「撲嗤！」，就是子彈落在跟前，那就要特別注意到掩蔽身體。

敵人的機關槍，猛烈的向我們打來，砲彈不斷的落在我們陣地上爆炸。

我們的小鋼砲（九二步兵砲），在很近的距離，對準着敵人的碉堡，大聲的咆哮！我們的輕重機槍、六〇砲、迫擊砲，接二連三的在敵據點裡開花。

槍聲，砲響和火光，使主攻的方向，成爲一片火海。

在激烈的砲火下，小周反而鎮定起來，心也平靜的跳。

老子不斷的告訴他：這是六〇砲彈，是敵人的。這是九二步兵砲彈是我們

的。……這是九二重機槍，這是歪把子輕機槍。……這是爆破筒響了，大概敵人的鐵絲網鹿柴炸掉了。……」

小周好像不是在戰場上，而像是在實彈演習，只是心情不一樣。

「轟隆！」一個砲彈，落在小周十米外的地方炸裂了，翻起的泥土，落在小周身上。

被這個突然的震驚，小周不自主地，把頭貼在地上，一動不動。

「怎樣了？小周。」老子問。

「不怎樣。」小周答。

「只要掩蔽好身體，不要害怕，砲彈沒有長眼睛……」老子在做鼓動工作。暴風雨似的砲火，在蔣匪據點前面，急烈的展開。

「我們發起總攻擊了！」老子對小周說。

突然在敵據點前面，像閃電似的閃着一道很亮的強光，接着是天崩地裂的一聲巨響。

小周不知怎回事，趕快爬好，把頭貼在地面。

老于却拍着手喊着：「好！好！好！敵人坐飛機了！」

當老于發覺小周不敢抬頭，連忙拉他一把說：

「這是我們爆炸成功了，敵人的大砲樓炸垮了，部隊很快就突進去！小周，準備好，該咱們的活來了……」

話沒說完，班長跑過來說：

「老于，準備好，馬上就要衝上去！」

槍聲在蔣匪的據點裡響起來了，突擊隊已經突進去，正向敵人的縱深發展。預備隊也衝上去了。

小周緊跟着老于，通過架好跳板的外壕，衝過兩道破壞的鐵絲網和一道鹿柴，突進炸開大碉堡的缺口。

沒有掃清的地雷，還在外面爆炸。

九連衝進據點以後，貼着圍牆向右面發展，搜索逃跑的敵人。

小周跟着大家，像初生的牛犢，這時候，一點也覺不到害怕。

躲在地堡裡的敵人，跑到房子裡的敵人，一個個繳了槍，當了俘虜。

小周這個九班，也捉了八個敵人。老于一個人就抓了兩個。還繳了一門六零砲。

小周呢？一個俘虜也沒抓到，手裡還是那棵老套筒。

東方已經發白了，少數敵人還固守着中央幾個大碉堡和幾群地堡，進行着頑強的掙扎的抵抗。

可把小周急壞了，媽巴子，打了一下晚，一個俘虜也沒抓到，槍也沒換上。這樣還當的上英雄嗎？

想當英雄，胆子這樣小，還成嗎？

小周鼓起胆量。當他們在前進中，他發現一個敵人，一閃的跑進左邊一個院裡。

機會來了，小周想自己抓，他一氣不喘，向左面冲過去。

小周抓敵人心急，忘掉平時學的戰術，一鼓勁沖進院。

那個敵人離他十幾米達遠。本來，一槍可以把他打死，但小周是要捉活的。

小周邊追邊喊：「繳槍不殺，優待你們！」

那個敵人是個老兵，他見背後追過來一個小八路。他反過來，端起槍來應戰。

那傢伙動作迅速，回過頭來，迎面向小周刺過來一刀，小周也學過刺殺，一刀撥開。那傢伙向左邊又刺來一刀，小周後退兩步沒刺上。那傢伙又刺上第三刀，小周一閃，來一個重踏前進，狠狠的刺去一刀。那傢伙縮回手，一刀撥開。

兩個人的眼睛都冒着火，你一來我一去，都想刺死對方，保全自己。

像兩隻大雄雞搏鬥似的，前進後退的都想找出對方的破綻，狠狠的啄他一下。

兩隻老虎在猛鬥，張牙舞爪的，做着生死的鬭爭！

究竟小周是頭一次拚刺刀，心裡有點胆怯。加上個子小，力氣不如敵人，口

裡喘着粗氣，混身冒着汗。慢慢的只能招架，不能還刀。

拚了十來分鐘，那傢伙見小周吃不住，一刀接一刀，越來越猛。

小周向後退，不小心，叫地上一塊石頭絆倒。

那傢伙兩手舉起刺刀，用全身的勁，對住小周向下刺！

「這一下完啦！」小周想。

正在危急的時候，突然一聲槍響，飛過來一顆子彈，穿過那傢伙的右臂，那傢伙一鬆手，槍掉在地上。

小周馬上爬起來，對準那傢伙的胸膛，猛一刀刺去，把那傢伙刺在地上。拔出來，又通進去，通了三、四刀，那傢伙只剩下低聲的呻吟了。

小周喘過一口氣，汗珠子不斷的往下流。他拾起敵人的美式步槍，像做了一場大夢剛醒，傻裡傻氣的站在那裡。

老子很快的在他眼前出現。小周馬上意識到那一槍一定是老子打的。

原來老子正搜索前進，忽然不見小周。他估計小周可能走到左邊那條路，因

爲沒有別的路。他怕小周一個人出岔子，急忙向左邊起來。

當老子趕到大院門口，往裡一瞧，小周正跌倒，那傢伙正舉刀往下刺。他機伶地對那傢伙的頭開了一槍。因爲太急促，打在右臂上。

老子見小周還呆呆站住，一把把他拉在屋角下。他發覺屋裡有敵人。

老子打窗戶上，扔進一個手榴彈。「轟」的一聲，屋裡喊着：「別打了，繳槍！繳槍！」

從窗口扔出兩枝美式沖鋒槍。

從門口走出兩個混身打戰，舉着雙手，戴着牛屎帽，穿着美國裝的俘虜。

戰鬪勝利地結束了。

各班開着戰鬪檢討會。戰士們熱烈地發表意見，檢討戰鬪動作。

九班長做總結時，表揚了幾位同志。特別表揚了老子，一個人捉了四個俘虜。在戰鬪中幫助了新同志，機警地救了小周。並提意請上面給老子記功。

對小周，班長首先表揚他：第一次上火線，勇敢大胆，爲了捉活的，不怕犧牲，和敵人拚起刺刀，刺死了敵人，繳了一支衝鋒槍，一支美國造。

接着班長指出：小周的戰術動作還不够熟練：第一，在搜索時，不應該一個人悄悄離開小組，不告訴小組長。第二，當發現敵人在院裡時，不應一下衝進去，而應該先掩蔽身體，打進一個炸彈，再喊他「繳槍！」如果敵人不繳槍，就堅決消滅他。

班長又指出：這和追擊敵人不同，追擊敵人時，動作一定要勇猛，不然敵人就會跑掉。

最後班長帶着警惕的口氣說：「敵人是狡猾的，雖然失敗了，有的還很頑強。我們千萬不要輕敵！要勇敢大胆，而不要粗心大意！」

第一次上火線，給了小周寶貴的經驗教訓。那場拚刺刀，小周一輩子也不會忘掉。

五、當英雄的要領

在醫院裡，小周頭上包着雪白的紗布，躺在鐵床上。

女護士過來給他量體溫，溫勤的說：「體溫正常，喝水嗎？」

「不渴。」小周回答。

小周兩隻大黑眼；送走護士雪白的背影。又瞪着牆上掛着那張毛主席的畫像，毛主席張開口在說話，一雙手還做着表情，好像在說：「小周呵，你想當英雄不得要領呵！」

是的，做什麼也得個要領呵，趕猪要有趕猪的要領，種地要有種地的要領，射擊，刺殺、投彈，立正、稍息……都得個要領。

沒有要領，什麼事情都辦不好的。

那麼，當英雄不是件小事情，自然更要懂的要領了。

小周剛到醫院的時候，常常想他和副班長換的那棵三八式步槍。想起班裡的同志，想起老子。

經過一個月的治療，小周傷口慢慢好了，身體的健康也漸漸恢復了，於是他想的事情就更多了。

最近幾天，他光在想着『要領』兩個字。

從那次打仗以後，他又經過幾次小戰鬪。小周對於打仗，已經沒有第一次上火線那樣胆怯心情。雖然他還沒當上英雄，也沒有立過功。他却鍛鍊的更大胆，更勇敢。

光是勇敢還不成，他對三三制戰術，對戰鬪動作，都還不熟練。所以在這次白天野外戰鬪中，自己沒有好好的蔭蔽身體，被敵人的砲彈片，打傷了後腦勺，他當時就暈的不省人事。

當他醒來的時候，已經躺在担架上。

這些日子，他常常這樣想：「光勇敢還當不上英雄，頭一次戰鬪，差一點喪了命，這次頭部又掛了花，這都是不得要領的緣故。」

於是他想：當英雄的要領，大概是勇敢加上戰術動作。這是他切身的經驗教訓。

睡在小周旁邊一個鐵床上，有個腿上負傷的同志，名叫張金山。胸前掛着兩枚獎章。聽說他是×師的一個有名的戰鬪英雄，現在已經當了排長，小周很羨慕他，常常和他嘮嗑。嘮着戰鬪的故事。

張金山是關內來的，知道的事情，真是老鼻子了，小周向他學了不少知識。每次和張金山談話，小周都想問問他當英雄的要領，可是自己又不好意思說。

這一天，小周下了決心問：「張同志，你說當戰鬪英雄有些什麼要領呀？」張金山一五一十的，把他當上戰鬪英雄的故事講了，最後他像下結論似的

說：

「……除了聽從指揮，記住任務和情況以外。第一，作戰時要勇敢，動作要猛！可是胆要大，心要細，敵人是很狡猾的，不到沒有辦法，總是不肯投降的！所以千萬不要輕敵，輕敵要吃虧。比如有次我們攻進城以後，一個院子裡有十幾個敵人，我們往裡面打炸彈，敵人就喊着繳槍！繳槍！接着扔出來十幾條槍，和一些子彈。我們以為敵人真繳槍了，槍都扔出來了。還有什麼要緊，大家就疏忽起來。後來敵人開門出來了，頭一個人高舉着雙手，我們更加放心。那知道後面十幾個敵人，一窩蜂似的湧出來，有的向我門扔手榴彈，有的打着衝鋒槍，突突的打了一陣子，就衝出去，雖然後來這些敵人叫我們消滅了，但我們也吃了大虧，傷亡了四個同志，這是血的教訓！」

張金山一邊說，一邊想着三個因輕敵犧牲的同志，臉上表現着很惋惜。

小周聽了點點頭，他想自己那一次拚刺刀，一方面是不懂戰術，一方面也是輕敵。

「第二，」張金山點上一支香煙，吸了兩口，又順手送一支給小周。接着說：「平時要認真學會林總司令的三三制戰術，多做演習，並且要應用在戰鬥中去。比如說，有次我們一個爆炸組，一共七個人，結果人太多了有兩個負了傷，一個犧牲了。下一次我們就得了教訓；人太多了，容易暴露目標，傷亡大。人太少了也不成，最好是三個，頂多四個人一組。同時前進時，三個人不要在一個直線上，因為敵人打我們爆炸組，差不多都不是掃射，而是點射。在一條線上，往往一槍打中兩個。……」

張金山彈一彈煙灰，又接連的吸了幾口煙說：「所以說：光有勇敢還不成，還要懂運用戰術。」

「對對，我就吃了不會運用戰術的虧。」小周附和的說。

「第三，打仗時還要加上一條機動靈活，有了這一條，常常可以使自己避免傷亡，能完成任務。比方說，過去我們爆炸組，往往只帶幾個手榴彈。有次我當組長，我向連長要了一棵衝鋒槍。當我冒着敵人的手榴彈和槍子，衝到敵人碉堡

跟前，把一個綁好炸藥的架子按在礮堡上。拉了雷管，我停了一小會，才從另一條道路上跑下來。跑了二三十米遠爬下，我張開口，兩手堵着耳朵。你知道我爲什麼要這樣做嗎？」張金山忽然問起小周來。

「不知道！」小周聽的出神，叫他這一問，瞪着大黑眼，呆笑的搖搖頭。



小周聽的出神，叫他這一問，瞪着大眼睛呆笑。

「要是你當過爆破組，你慢慢就會知道。過去，我們總是一拉了雷管就往下跑。這樣往往敵人發現我們放好炸藥，迅速離開碉堡，另外自己也容易被敵人打着。跑下來選擇新的路，也是爲了避免被敵人殺傷。至於堵着耳朵，張開大口，那是免得炸藥響時受震動。……」

這一些，對於小周鄒很新鮮，使他聽的很有味道。張金山又照樣地吸了幾口煙，把煙頭弄滅扔在地下。

「當我跑下了二十多米達，爬下以後，只聽見一聲霹靂，碎磚塊和泥土落在我身上。我馬上爬起來，乘着煙灰，衝上去，佔領了突破口。這時敵人正迅速的組織一些人，來搶突破口，想堵住突破口。那想到敵人上來，叫我『突突突』一梭子衝鋒槍，把他媽的打下去，還打倒了幾個。接着，我們突擊組就上來了。……這一個英雄牌，就是這次得的。」張金山指着胸前一個獎章。

「第四，這一條很重要，一定要記住：每一次戰鬪，都要靠全體同志的力量。一個人，沒有同志們的配合，絕對當不上英雄。一次戰鬪的組織，就像一盤

機器，我們每個人，每個組，就是機器裡的小零件，機器缺一個零件，就會開不動。打仗時也是一樣。就拿我那次爆炸作比吧，沒有架橋組架好橋，沒有人先破壞了鹿柴鐵絲網，沒有火力的掩蔽。我就是有三頭六臂，也完不成任務。我這個戰鬪英雄，不過是同志們幫助下，才當上的。換上任何一個同志，都一樣可以當上。這就叫做集體英雄主義。光是個人勇敢吃不開。」

乍一聽，小周不大懂的什麼叫做集體英雄主義。

張金山又舉了好多例子，小周才慢慢摸着門。

躺在床上，小周翻來覆去的想着張金山告訴他的要領，回憶到參軍時的思想。

他想到參軍的動機：一條是翻了身，爲着保衛翻身的果實。這一條是正確的。還有一條，看到孫平榮當了英雄，以爲自己並不比他差，爲什麼不能當英雄呢？當了英雄多光榮呀！這一條是糊塗的。

他又想：到了部隊以後，開始以爲只要勇敢就能當上英雄，那知道，光有個
人勇敢還是不成，還要懂的戰術，運用戰術。還要機動靈活，還要依靠大家，什
麼集體英雄主義……

想來想去，小周想通了當英雄的要領。

小周開始覺得：英雄不是那樣容易當上。

「只要下決心，只要掌握要領，英雄還是可以當上的，任何人都可以當
上！」最後小周這樣對自己說。



六、不願當通訊員

「報告！」

「進來！」

小周把背包放在門外，跨進門去，打了個立正，行了一個舉手禮。

團部的王參謀坐在桌旁，還了一個禮以後。讓小周坐在一個椅子上。

談了半天，王參謀說：「你留在團部當通訊員，偵察通訊隊正缺少人。」

「報告！我要求回九連工作。」小周站起來，兩腿靠攏，打了個立正。

「你的傷剛好，在團部先一面休息，一面做點工作。」

「我的傷好俐索了，我不願當通訊員，我要求下連去！」

說來說去，小周總是不幹，他想：現在懂得當英雄的要領，正好下連去好好

幹一場，留在團部當通訊員，管送送信，還能當上英雄嗎？」

可是，小周並沒有這樣說出來。

最後，王參謀拿出命令說：「你是一個革命軍人，就應該服從命令，執行上級的命令。」

這一下，小周沒話說。他記得三大紀律頭一條，就是「服從上級的命令」。他只好答應。

小周敬了個禮，轉身出來。坐在自己的背包上，點上一支香煙。

——當通訊員，平時跑跑腿，打仗時送送信，還能當上英？雄張金山同志告訴的要領，那一條也不是當通訊員用的……

——不準下連去！那支黑大蓋不知誰在使，班長，老子，同志們！不能在一起了……

越想越窩囊越想越高興。

思想沒有打通，小周沒有說出來。自然王參謀也沒法子說服他。

門口過來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勤務員，看起來，比小周還矮。

「小鬼，」小周擺起老資格似的叫他小鬼：「小鬼，你知道九連住在哪個莊？」

「看你不比我大多少，你也叫我小鬼。」那小勤務嗽了嗽他，俏皮地責問他：「你是個大鬼呵，你是個大鬼呵？」

「我打過仗，負過傷！」小周傲慢地，脫下帽子，指着後腦勺上的傷疤，傷疤上光溜溜一大塊，沒有長頭髮。

「你參加了多久？」小鬼問。

「快半年了。」小周答

「我參加了一年了，資格比你老。」小鬼也傲慢的說。

「別鬧扯了，請你告訴我九連在那個莊住？」小周想到自己的正經事。

「三營九連嗎？」

「自然是三營九連，咱團上那來別的九連。」

小鬼想了想說：「九連我
不知道！」

真洩氣，瞎扯了半天，他
不知道。小周又問：「三營營
部呢？」

「三營營部在東屯上住，
離這個屯三里多路。」

小周背起背包，一鼓勁走
到東屯上。

路上，小周的心裡很矛
盾。他想：「這不是犯錯誤了
嗎？」他幾次想轉回去。但一
轉身，往回頭走幾步，站了一



小周背着背包，一鼓勁的走到東屯上。

會，又轉回去。猶疑了幾次，終於走到了東屯。

一問，正好九連就在這個屯上住，也不先到營部，小周就到了九連連部。

連長和指導員，都高興的和小周握手，問了許多後方的情形，又告訴小周這一個多月前方的情形。

因為小周是傷好歸隊。指導員也疏忽的沒問他要介紹信，便叫通訊員，領他上九班。

下晚，九班真熱鬧，同志們湊了幾個錢，買了一些芝麻糖，瓜子，開着歡迎會。

九班的小屋裡，有的坐在炕上，有的坐在板凳上；一盞豆油燈，照着同志們興奮的臉。

開會以前，同志們問長問短，問這個問那個，大家關心着後方的情形，特別關心着分土地的情形。

同志們，吃的吃糖、瓜子，抽的抽煙。大家都很快活。

「小周，負個傷上後方逛逛真不錯，還可以看到電影哩！我下回打仗，也掛他媽的一次花。」洋相鬼老子一面吃着芝麻糖，一面俏皮的說。

「你想的真好！要是傷重死了，看你怎樣逛？」有個同志故意的說。

「死了怕什麼，我的革命成功了。我就上陰司逛逛，聽說閻王爺那裡也有電影看哩！」

「閻王爺還給你吃芝麻糖哩！」

老子吃完第三塊芝麻糖，正想伸手去拿第四塊糖，聽了這話，連忙把手縮回來。

「哈哈……」同志們一陣笑。笑的老子滿臉通紅。

班長和三排長進來了。歡迎會開始了。

班長先致歡迎辭說：「小周在咱班上打仗時勇敢，負了傷上後方，又堅決回來，這種精神很值得大家學習。我們大家鼓掌歡迎！」

一陣熱烈掌聲之後，班長又說：

「現在請周元順同志，給咱們報告後方的情形。」

又是一陣熱烈的掌聲。

小周心裡不是滋味，兩隻大黑眼半閉着。他聽了班長的話，更覺得慚愧。「向我學什麼，我犯了錯誤！」一陣鼓掌聲，在腦子裡嗡嗡叫。「我說啥好呢？」

「報告！」這個突然的聲音，像發生了情況似的，大家的眼光從小周臉上，立刻轉到門口。

連部的通訊員走進來，在班長耳邊唧咕了一陣。

一場高高興興的歡迎會，便洩了氣的散了。

七、一樣當英雄

在團部的軍人大會上，小周檢討了一頓，承認了錯誤，表示願意受處分。對於自己想當英雄的思想，他一點也沒有講。

小周上了通訊班，心裡還是不大高興。他的思想沒有打通。

通訊班長發給他一枝三八式馬槍，一袋子彈，四個手榴彈。

開始，小周不安心工作，成天睜着一對大黑眼，胡想一頓。

慢慢的，小周安下心了。他知道班上有六個同志立了功，其中有兩個當了英雄。

和同志們閒嘮嗑當中，小周懂的通訊員一樣可以當英雄。他懂得通訊員當英雄的要領。

於是，他下決心好好幹下去。

這時候，正是秋季攻勢剛結束，團上開着慶功會。功臣們聚集在團部開會，個個興高彩烈。老子也被選上當功臣。

慶功會給小周很大刺激。他更着急想當英雄，他對那些功臣們又欽佩又羨慕。

慶功會也給小周很大教育。他開始知道：當英雄不應當看成為自己的光榮，而應該看成為人民立功。

接着部隊進行了訴苦教育，好多同志們吐了苦水，說到受地主壓迫時的苦情，大家都掉下眼淚。

整個部隊挖完苦根以後，普遍燃燒起復仇的怒火。掀起立功運動。

偵通連臨時俱樂部的快報上，貼着同志們的決心書，把一堵牆貼的滿滿。

小周學着別的同志，在自己槍托上，貼上這樣一首詩：

三八槍，

叭咕叭咕響。

完成任務要堅決，

復仇立功意志強。

通訊連絡要迅速，

大胆靈活不轉向。

敵人不繳槍，

叫他見閻王！

太陽偏西的時候，激戰一天一夜的城市，砲火又逐漸猛烈起來了。

好像爲蔣匪一師人吊喪似的，整個城市穿着孝服，到處是一片白茫茫的大雪。

沒有風。刺骨的寒氣，穿進戰士的棉大衣，透過棉襖，但立刻被趕出來。戰士們的身上像一盆熱火，全身的血在沸騰。

用積雪做起臨時的工事，利用敵人地堡，在一些房子的牆上挖起窟窿。輕重機槍，各種口徑的砲，正轟擊着敵人對面的碉堡和地堡群的核心工事，敵人的砲彈也落在我們陣地上爆裂。

三架美式的蔣機，在城市的上空盤旋了一環，沒有等投下炸彈和掃射，便被我們的高射砲的火力吓跑了。

二團的指揮部，設在一間做豆腐的小民房裡。團長正寫着一個重要的命令。這是給二營的命令，要他們在黃昏以前，配合正面攻擊，內外夾攻這邊的敵人。一定要在今晚上解決戰鬪。

二營的動作很猛，在拂曉前，突破敵人的前沿之後。勇猛的向敵人的縱深發展，解決了幾個碉堡和地堡的敵人。後續部隊緩了一步，沒有上來，反而被敵人三面包圍起來。和主力切斷了連絡。

他們困守在幾個大院裡，利用敵人的三個碉堡和一群地堡，抵抗着敵人。

他們好像敵人的眼中釘，威脅敵人的腹部。敵人整天，一面對付我們正面的

攻擊，一面拚命想消滅了二營。

敵人沒有辦到，幾次進攻被打退。

團部通二營的地方，只有一條很狹窄的走廊，而且被敵人力火，嚴密的封鎖住。

今天，團長派了兩個通訊員取聯絡，都沒有通過，而且掛花下來了。

所以當政治委員和參謀長看完命令，在上面蓋了章之後。團長便和值班參謀，謹慎地考慮派誰去。

值班參謀心裏明白：步兵通訊員，除了派出去的和負傷以外，只剩下四個，都恐怕不能完成這個重大任務。

時間是那樣的無情，如果通不過去，或者遲延了，那麼對整個的攻擊，將受很大的影響。

「報告！」聲音打斷了團長的考慮。團長抬起頭來，看見小周正站在門口向他敬禮，團長點點頭，馬上下了決心。

從小周手上，接到三營的回信，他看完了交給政治委員。便對小周說：

「小鬼！」團長總是這樣親熱地叫他小鬼，他喜歡小周的靈活。在前幾次戰鬥中，每一次，小周都能很好的完成通訊任務。今天，小周已經送了五六次信了，所以這次團長覺得，非派小周去不能完成任務。

「小鬼，把這個命令送給二營營長，能完成任務嗎？」

「能！」小周肯定的回答。雖然他知道這個任務很重，他却很有信心。他想：「我已經是個候補黨員了，我一定要好好完成任務。」

團長詳細告訴小周周圍的情況，告訴小周命令的內容，又讓小周複誦一遍。萬一命令丟了，可以用口頭命令。

爲着行動輕便，小周脫下棉大衣。團長給他穿上自己的一件美國風衣，把白色放在外面反穿過來。

小周整理了一下綁帶，綁好鞋帶，放好手榴彈，繫緊皮帶。然後打了一個立正，轉身走出門去。

「回來，小鬼！」團長忽然想起一件事，叫他回來。又對他的警衛員說：「把衝鋒槍給小鬼用。」

小周把馬槍放下，又解下子彈袋。提着衝鋒槍和子彈轉帶。

「會使用嗎？小鬼。」團長問。

「會！」

「喀啦」一聲，小周拉開槍，跳出一顆子彈，另一顆子彈又上膛了，小周拾起地上的子彈，便轉身出去。

順着牆邊，敵人火力死角的地方，小周準備通過那狹窄的走廊。

三十多米遠的地方，就是敵人兩個烏龜壳（地堡），一挺重機槍，兩挺輕機槍，專門封鎖這個地方。

誰要一露頭，子彈便會像雨點一樣的飛過來。

小周腦子裡轉了一個圈，兩隻大黑眼睛閉了一小會。便找了一根木棍子，脫下自己的皮帽，把皮帽放在木棍的一端。自己蔭蔽好身體，把木棍子向外面擡了

幾掙。

馬上一

梭子機槍子

彈射過來。

接着又打過

來一梭子子

彈。

小周把

木棍子縮回

來，皮帽上

打了兩個窟

窿。再伸出去，又是一陣子彈飛過來，把皮帽打在地上。



自己隱蔽好身體，把木棍子伸到外面晃了幾晃。

小周用木棍子把帽子勾回來，拿起來一看，一共是五個洞。

皺了一下眉頭，小周和一營的機槍排商量道：

「敵人火力封鎖的很嚴密，任勞又急，不能等到天黑，請你們好好的掩護一下。」

排長組織好火力，規定了記號，幾挺輕重機槍，同時對着敵人的地堡的槍眼射去。

敵人的火力，被我們壓下了，只有幾個槍眼，還向外射擊。

乘這個機會，小周來一個猛跑步。子彈落在他的身邊，他左手的小指頭被子彈打斷了一節。鮮血流出來，他顧不了這些，一口氣衝過這火海的走廊地帶。

黃昏，總攻擊開始了。

整個城市，充滿了砲聲和火光，槍聲被壓低的幾乎聽不見。

四個鐘頭的血戰，解放軍戰士們，以英雄的姿态進行搏鬥。前仆後繼的向敵

人衝鋒。終於把敵人的核心工事，鋼骨水泥的礮堡，成群的地堡，蓋溝暗堡，鹿柴鐵絲網，地雷群和陷坑。一個一個的摧毀與佔領。

一個蔣匪的主力師，除了傷亡的以外，大部份當了俘虜。

一小部份，在敵師長率領下，突圍逃跑。

獨立師奉縱隊的命令，追擊突圍的敵人。

小周送完了命令之後，即準備往回轉。二營長說：馬上就要總攻擊，那個狹窄的走廊，就要成爲這一面血戰的地方，叫他先不要回去。

當摧毀敵人這面的地堡和工事以後。二營長派了一個通訊員，和小周回團部連絡。他們走到了豆腐房的團指揮部。已經是間空空的小屋子了。

一個老頭告訴他：說團指揮部已經走了好久了。

到處淨是隊伍，就是找不到二團的代號。他倆找回二營的地方，二營的部隊也追擊敵人去了。

整個城市的夜，亂七八糟。槍聲不斷地響着，部隊正進行搜索，砲聲慢慢沒

有了，剩下的是手榴彈的爆炸聲。

找呀找，找了老半天，還是找不到獨立師的隊伍。

後來，碰上縱隊參謀長，打聽一下才知道獨立師從東門追擊敵人去了。

小周和那個通訊員，從東面出去找部隊。沿路上很雜亂，人聲馬叫，剛解放的城市復活了。

走出東門，聽見前面幾里外有槍砲聲，他倆估計部隊就在那裡作戰。

他們走錯了，走上一條小路，路旁有所獨立房屋。

在雪白的地上，很明顯地看見有八九條黑影，跑進那間房裡去。

經驗告訴小周：一定是逃跑的敵人。

小周輕聲告訴那通訊員：「大胆些，準備捉俘虜。」

「咱們只有兩個人，咋辦？」那通訊員信心不很大。

「沉着點就成。敵人打敗仗，心裡害怕，別說兩個人，一個人也要捉。」

兩個人摸到了那所房子的前方，離房子只有十幾步遠，找個好地形爬下，把

槍口對着門窗。

小周拿出一個手榴彈，拉出導火繩。那一個通訊員也準備好一個手榴彈。

小周心眼一動，典子出來了。他大聲喊：

「第一班向左，第二班向右。不要跑掉一個敵人！衝呀！」

兩個手榴彈向着窗戶扔過去，把窗戶炸開一個大窟窿。

小周又對着門口，打了一梭子衝鋒槍。

「繳槍不殺，別替蔣介石賣命！」小周大聲的喊着。

敵人受了這意外的襲擊，開始亂七八糟的曬着，以後躲在屋角不吱聲。

小周摸到屋跟，從窗戶上炸開的窟窿，塞進一個炸彈，「轟」的一聲！敵人

屈服了：

「別打手榴彈了！繳槍繳槍！」屋裡叫喊着。

「把槍從窗戶扔出來！」小周命令着。

「一棵棵的槍，一袋袋的子彈，從窗戶炸開的窟窿扔出來。」

兩支卡賓式，兩支手槍，小周攆出來。五枝步槍的槍門，都被拿下來。

「一個一個從門口出來！」小周下命令。

敵人高舉雙手，一個個的走出來。一共九個人，其中有個便衣。

小周和那個通訊員，機警的把槍口對着他們。

那個穿便衣的傢伙，從懷裡掏出一包東西，想跑到小周跟前來。

「不許動！」小周嚴厲的喊着。

「這是我五兩金子，一個金壳懷錶，送給你們！我是城裡的商人，叫他們抓來的！請你們放我回去！」

商人？滿口蠻子腔？小周想了想說：「不要金子！不用害怕，八路軍優待俘虜！」

兩個通訊員押着九個俘虜，樂的心花開放。

俘虜們背着沒有槍門的步槍，規規矩矩的，一個跟一個，低着頭往前走。

戰鬪結束以後，小周記了兩大功。一個是堅決勇敢地不怕犧牲，完成了通訊任務。一個是大胆機智的兩個人俘虜了九個敵人。其中那個穿便衣的，還是敵人的副師長。

團的慶功會上，小周胸前掛着「戰鬪英雄」的獎章，一朵大紅花，手上綁着白色的綳帶。

同志們向他道賀。小周謙虛的說：「這是同志們大家幫助成功的，是上級領導的正確。」

大會開完以後，小周用他參軍以後學的字，親筆給媽媽寫了一封信。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五日于哈爾濱

小周也要當英雄

著者 白刃

出版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華東·華北·東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SIAUZHOU IE YAU DAN
YING S KONG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哈爾濱印造
初版六千冊

年	1948
月	11
號	9744

2600/7
(1)